

姦淫擄掠濫殺無辜 學者籲建平民殉難紀念碑

日寇鐵蹄下的香港 人口銳減百萬



抗戰歲月 日軍暴行篇

「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歷史，當時真實的香港是怎樣？」前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成員、現任香港海事博物館館藏委員會委員高添強表示，在他讀書時的上世紀70年代沒有香港史，日佔香港的黑暗歲月更如白紙般空白。

40年來他走遍海內外，翻閱歷史檔案、尋訪參戰官兵以至經歷日佔苦難的受害平民，目的就是揭露日軍姦淫擄掠濫殺無辜的暴行，還原三年零八個月的歷史真相。日寇鐵蹄下的香港，傷亡慘重，人口銳減百萬。高添強希望香港建立平民殉難紀念碑，守護記憶，守護和平。



掃一掃有片睇

大公報記者 李雅雯（文） 許棹傑（圖／視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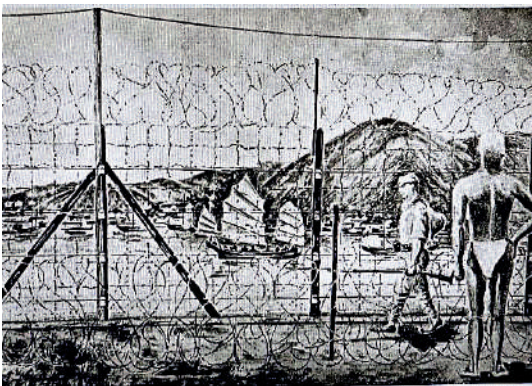
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後，日軍屠殺作為臨時戰地醫院的赤柱聖士提反書院內的傷兵及軍醫170人，以報復香港抗日。高添強指日軍侵華之初，香港是抗日基地，拖住日軍侵略步伐，所以日軍對此十分敵視，並在1938年10月發動廣東作戰要佔領廣州，以切斷香港支援抗戰的路線；亦因很多華僑籌款抗日，甚至回內地參加前線抗敵運動，所以日軍對華僑都非常仇恨，1942年在新加坡大規模屠殺華僑，史稱「肅清大屠殺」。根據文獻記載，戰前香港有160萬人，日軍投降時，香港人口只餘60萬人，銳減百萬。

高添強的電腦展示一幅在香港投降之初，民眾從禮頓道的防空洞走出來，洞口有日軍駐守的相片。照片的往事從1941年12月8日日軍攻打香港說起，日軍在12月18日晚上登陸港島，12月20日先頭部隊已進入銅鑼灣周邊窺探，部分日軍走上柏架山及黃泥涌峽，其他的沿英皇道推進到北角、銅鑼灣一帶，高添強相信居民已在日軍進城時逃入防空洞住了幾天，當時是冬天，相片中的居民帶了被鋪等細軟出洞。

香港守軍在1941年12月25日投降後，日軍士兵「無王管」四處姦淫擄掠，直至12月底日軍才命令外籍人士及守軍在今日的木球會位置集合，押入集中營及戰俘營囚禁：「所以養和醫院創辦人李樹芬的回憶錄有提到，1942年的秋天香港突然爆發嬰兒潮，有3萬個嬰兒出世，以懷胎十月推算，與1941年12月底日軍佔領香港四處強姦婦女的時間吻合。」

村民悲憶母遭姦殺一屍兩命

高添強憶述30年前訪問一位經歷日佔時期的長者，這位長者提起跑馬地一帶很多婦女被日軍蹂躪。一名居於跑馬地的婆婆，日佔時只有15歲，她親眼目睹日軍闖入屋，過了一會一位衣衫不整的女子從屋內哭着走出



▲民眾以繪畫記錄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日子。

日軍侵華照片罪證暗藏地下

鐵證如山 高添強小時聽過家人說日佔香港的苦況及上世紀七十年代每逢8月紀念香港和平，報章都會報道日軍暴行。但資料零碎，數據亦有落差，更甚者是港英時期學校教科書沒有香港史，「在我讀書年代的教育體制下，三年零八個月是完全沒有出現過，我小學已到圖書館看課外書，記載日佔香港相關事跡的中文書籍，幾乎是零。」

日佔香港從1941年至1945年像謎一般的時空，高添強當年知道的只有家人憶述的零碎片段：「父親說盟軍反攻香港，B-24轟炸機投放炸彈，立即走入牛頭角邨的菜田躲避；一名叔公在九龍城被日軍殺了，在內地的大伯亦慘死日軍手中，鄉里不願提起。」小時候食番薯，祖母非常憤怒責罵：「好食唔食，點解食番薯？」原來戰時的艱苦歲月，祖母忘記不了當時只能食番薯皮、花生殼充飢的痛

來：「所以當時女士都整污糟塊臉（弄污臉龐），我訪問過一名軍人，他說有些女人用茄汁塗抹下體，弄成月經假象，避過日軍姦污。」

令高添強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受害者的悲慘經歷。當年遭受日軍肆意破壞的沙田「曾大屋」村，有一名曾姓村民受訪時透露日軍壓境，其母劉氏當時手抱嬰兒，日軍想把母親拖出去，其母為免拖累家人，把嬰兒交給家人後便被日軍拖走，三日後劉氏扭曲的遺體在海邊被發現。事隔30年，高添強還記得曾姓村民激動地說：「母親是城裏人，膚色雪白，當時母親已有身孕，所以日軍一次取了兩人性命，遇害的母親被日軍姦殺時只有28歲！」

高添強語調低沉地說：「我記得曾先生悲傷的神情，還有其他多個接受過我訪問經歷日佔的生還者，目睹日軍殺人，可以只為很小的事，包括一名市民在西環倉庫偷食物被日軍捉獲，即場在海邊斬頭；又有目擊者看見日軍向市民行刑後再用腳踢屍體落海。」高添強努力不懈地到日本尋找日軍侵華的資料，包括部隊歷史及回憶錄。30年前他與一名日本教師在香港尋訪多名經歷日佔的生還者，填回這段歷史的空白。

「我估計日佔香港期間非正常死亡是數以十萬計，但至今香港仍沒有一個專設的戰時殉難紀念碑。」高添強認為香港應建立一個紀念碑，紀念日佔香港時無辜殉難的平民。

高添強1994年帶過日本民間組織「和平船」活動的參加者，有學生、教師及社工等參觀香港抗日遺址，他講述香港淪陷時的苦難，這班日本民眾想向紀念殉難平民的紀念碑獻花致歉，「我向他們說，香港沒有平民殉難紀念碑，日本人很奇怪新加坡及很多地方都有。他們無奈才去中環和平紀念碑獻花，持着橫額『戰後50年香港侵略檢證之旅』拍了合照。」

高添強認為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官方及民間都應藉着今次機會多舉辦講座及展覽，日佔三年零八個月是香港史的重要部分，讓我們了解上幾代人曾經歷的苦難，理解香港在這黑暗時期走過的這段路，只有正確認識歷史，才能面向未來。

▲民眾以繪畫記錄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日子。

苦日子。高添強的祖父因日佔時營養不良，日軍投降未幾三十多歲便過身：「所以經歷過日佔時期的一輩人，都憎恨日本人。」

日本《每日新聞》底片曝光

精通日文的高添強因工作關係認識海外記者，順藤摸瓜，在上世紀90年代結識了日佔時期的英籍軍官以及仍健在的相關人士，採訪他們的親身經歷；並實地走訪多個被日軍蹂躪的村落，尋找直接受害者；他又在日本接觸《每日新聞》的相片主管北田研索，因日軍投降前夕，日軍大本營下令要求所有報館燒毀關於日軍侵華等太平洋戰爭的紀錄及照片，當時《每日新聞》約十萬張底片暗藏在地下，約3至4年後挖出來，包括一批日佔香港的照片，然後存放在大阪總部的倉庫。在高添強的追查下，這批珍貴證物得以重見天日。



▲▲日軍冷血殘暴，在集中營內戰俘及市民過的是非人生活。高添強提供



▲林建強展示日本侵華時發布「大東亞戰果學習繪圖」，暴露掠奪中國資源的野心。



日本採軍國主義教材洗腦

狼子野心 一幅日本攻打大東亞戰果地圖道盡日本侵略目的。研究軍事歷史的林建強珍藏一幅二戰太平洋戰爭日本侵略地圖。名為「大東亞戰果學習繪圖」，在昭和19年4月20日發行，即公元1944年，是日本1937年發動侵華戰爭後第7年。

該地圖的東南亞地區，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南太平洋島嶼及中國大陸等，已佔領的地方標示該地的資源，包括鐵、錫、鉛、石油、

金、銅、銀等礦產以及米、棉、木材、茶、麥、鹽、椰子等農業產品。

侵港佔據機場及海軍基地

林建強指出該地圖上的香港位置，沒有天然資源及農業標示，但有淺紅色的飛機及海艦標誌（**右圖紅箭**指示），說明日軍侵佔香港的目的，是要佔據機場及海軍基地，以及船廠修理船隻。

林建強指出，當時日軍打到印度，想通到中東與德軍會師；所以香港的地

理位置對日軍具有軍港的戰略意義，日軍佔領香港後拆了九龍城寨圍牆，逼迫戰俘擴建機場。因此，當盟軍反攻香港時，攻擊主要目標包括日軍船廠及機場。

該幅大東亞戰果圖由「國民教育鍊成會」發行，是學校教材，以地圖上攻佔地方的戰果向學生講解發起大東亞戰爭的目的，林建強說：「也是洗腦圖，這是日本國民教育的教材，反映當時日本的軍國主義、侵略主義、擴張主義滲入教育。」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建功

英勇無畏 香港淪陷，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前身）營救不少戰俘，及國際商人，其中活躍西貢的中共游擊隊協助從深水埗戰俘營逃走的3名英國軍官離港，護送至內地後經安排返回家鄉。

護送英軍官逃避日軍

香港投降日本後，英軍米杜息士兵團（Middlesex）的上尉安東尼·伊伊特（Anthony Hewitt）聯同新西蘭空軍軍人埃迪·克羅斯利（Eddy Crossley）及海軍陸戰隊軍醫道格拉斯·克里文上尉（Douglas Scriven）從深水埗集中營逃走。

綜合《The Times》及伊伊特的回憶錄記載，三人僱用一名船家登上深水埗集中營外的舢舨，沿海登陸荔枝角再走入西貢，游過深圳灣到達日佔的華南地區。三人一度遇上山賊，幸而獲得一支剿匪的中共游擊隊，護送他們避過日軍追捕到達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哨站，再進入惠州。伊伊特等人曾在哨站短暫逗留，三人恢復體力後獲游擊隊護送沿河而上，進入國軍控制的地區。

曾與伊伊特見面的高添強表示，伊伊特等三人逃至新界時，住在山邊隱蔽處逃避日軍搜捕，他們特別感激西貢、沙田的客家村民的接濟，給予食物、療傷，遇到日軍搜村會通風報信，轉移匿

藏地點，以及西貢游擊隊（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護送他們逃亡至惠州，再入曲江，即是今天的韶關養傷3個月，最終返回英國。



▲高添強（左）與獲西貢游擊隊護送逃亡的英國軍官伊伊特（右）合照。

斬除日軍妖塔

歷史罪證 為了灌輸日本的文化及價值觀予港人，日本人在寶雲山，約灣仔至金鐘之間的一處山頂興建「忠靈塔」，紀念陣亡日軍，並強迫香港市民捐錢興建。因施工期間缺乏安全保障，導致工人傷亡，使該建築染滿中國人的血跡。

保留基座 掘出軍刀

林建強搜購的一幅「忠靈塔」照片，攝於日本投降4個月後，1945年12月。該幅相片有香港光復後的2名英國

海軍與一名外籍香港警察，拿着日軍的檔案地圖到場勘察，做炸毀前的準備。

1947年2月26日「忠靈塔」被炸毀，塔的基座保留並於1951年興建豪宅金馬倫大廈，由馬來西亞「錫礦大王」陸佑家族持有逾70年。2023年有財團以50億元購入該址地段，去年展開拆卸，現時仍是地盤。

在拆卸忠靈塔基座時，古物古蹟辦事處證實基座發現金屬軍刀、石碑及木器殘件，考古人員進行相關評估。

「一滴電油一滴血」 市民砍枯木遭日軍斬首

泯滅人性 1942年底起美國潛艇封鎖香港海外線，香港海運已停止，戰前香港燃料包括柴都需靠東南亞進口，因燃料嚴重短缺，家家戶戶都燒掉電話簿、書籍用

以煮食、取暖，尤以日佔香港最後兩年，家中可燃的都燒光，市民走到空置的屋拆走木門框，就連香港大學陸佑堂的木建部分都被人偷拆。

經歷日佔香港的李國楠憶述電油嚴

數無從統計。當年的集中營，犧牲的人



格控制，日本人稱「一滴電油一滴血」。資料記載日軍軍政當局發表總部第三號公布《關於加緊山林保護的文件》「禁止擅自進入山林，砍伐林木或採集草本……違者軍法處置」，高添強憶述一名受訪者目睹在有人在荔枝角山斬枯木，被日軍捉了，即時就地斬首。「可以只是好小的事，但憲兵掌握生殺大權，懷疑你便殺你。」

他指日軍隨意殺人，很多二戰回憶錄都有提及，其中曾當《大公報》藝術半月刊主編的記者薩空了的著作《香港淪陷日記》，就記載尖沙咀山林道一帶